

象的出现。能防止“有文化”、“少”本色”现象的出现。

因此,对那些见钱眼开的人,利迷心窍的人,见别人危难而贪生怕死、不肯施援的人,除了要给予严厉的抨击之外,就是要唤醒他们的良知,让他们的本色回归。只有这样,才能防止“有文化”、“少”本色”现象的出现。



作为女人,年龄大了,身体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,每年的体检不会像年轻时那样走过场了。这种体检来得非常及时,总会有同事在体检中发现了病情,及时把病医好,同时,也有个别同事被查出大病而离世。所以,我对每年的体检总有一种躁动,或许是一种莫名的压力。

又到体检的时候了,这段时间身体不舒服,心里一直不踏实,唯恐自己会查出什么病。所以,对这次体检还隐隐有些恐惧,这很容易让我想到小艺。她是个美丽的姑娘,在我们大家眼里她非常青春、健康,天使一般,可去年体检时,却在她的肺部发现了肿块,继而再查,竟是肺癌,小艺的精神世界坍塌了,没有熬过一年,却真正成了“天使”。

这次体检分为三批,我幸好被排在第三批。体检开始后,坏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单位,某某体检发现问题,准备去大医院复查;某某有个部位有肿块;而刚结婚不久的某某因为下体不爽,竟然查出淋病,她知道结果后,觉得自己特清白,顿时找到老公狠狠地吵了一架,还闹起了离婚。

到第二批体检后,又传来一些坏消息,此时,第一批体检的人已经有人出了结果,果然有人得了癌,而那个有了淋病的同事也已经起诉男方,正式拉开了离婚序幕。

对体检我越来越恐惧,眼看体检的日子临近,我感觉像世界末日的到来一样,心也提到了嗓子眼。晚上我做了恶梦,

搬迁新居,多少年积留下的家什送的送,丢的丢,连一大堆书刊也咬咬牙送进废品站,最后存下两大箱的信札。这些零乱、纸质泛黄尘封的信,随便取出一封打开,却都充满着殷殷情谊,亲情、友情,溢于言表。

一位已隔了半个世纪,曾在浙西山城共过事的挚友,当年风华正茂,向往光明。我们几个年轻人,常聚在古庙的西窗下,聆听他传递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。后来遭追捕,他上山参加了新四军江南游击队,之后音信隔绝。一次邂逅,才知道在极左路线下,他受到不公平待遇,坎坷一生,现在他已在边疆扎根。虽相隔天涯海角,频频书信往来中,字里行间凝聚着深挚感情,既感叹过去,更庆幸今天中国的

做人重本色

吴文元

前不久,在广东九江大桥发生断裂事故的瞬间,谢风运、王文田两位老汉拼上老命拦车,救下了往出事桥面驰去的八辆汽车。当有关部门将两万元慰问金送到他们手上时,他们拒绝了。在实在无法谢绝的情况下,他们决定将慰问金捐给老家的两所小学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这两位老汉都是“大老粗”,但他们知道一点:“我们是大师傅,我们识字,但我们知道好事要多做。”难怪他们拒绝收取慰问金时,也没有闪光的诺言,只是执拗地说:“不要钱,我们不能要钱!”当被救者向他们表示感谢时,他们反而觉得不好意思:“谢什么呀,是人都应该这么做。”

阳台上栽了一棵丝瓜,转眼间,它的藤便蹿上架。有一天,我发现藤上绽放了两朵粉黄色的花,引来蜜蜂和蝴蝶。我想,不出一周,这朵花凋谢,定会结出嫩生生的瓜果。母亲见状,不由分说要将这两朵花摘去。我连忙制止。好不容易开花,岂能无端摘掉。母亲说:它们是花蔓瓜生的,力不足,长不大。母亲所谓的“力”,指的是营养。我大惑不解。虽然花圃泥土浅,维持一株丝瓜的生长还是绰绰有余的,照此推理,后面开出的花都没有结瓜的指望了。母亲说,藤子再往后攀,开出的花便能结瓜。排在最前面的花是试花,开出来让你看着高兴,但叫它们结瓜,就勉为其难了。我说:离根近,近水楼台先得月,按说,有着得天独厚区位优势

的它们,结的瓜个儿大营养丰富才是。母亲说:不是这个理。丝瓜藤,目标是向上向远方延伸的,铆足劲心无旁骛地一个劲将力向前面输送,虽然路过这两朵花,力也是不会在这两朵花处歇脚的,好比你到集镇上购买东西,即使离你最近的街头小店,有你要购买的东西,你一般也不会到那个小店里购买,所以,街头前几家店铺的生意,一般都不会红火。这两朵离根最近的花,得不到充足的力,还能结瓜么?正因为如此,有人又说它们是懒花,而懒花,最好是将它们摘去,免得藤分散精力,摘去它们,力就通畅了,后面的花越开越欢,瓜越结越大。不信,你把它们留下来看看。

我将信将疑,没有忍心把那两朵花摘掉。不久,母亲的话得到了验证,那两朵花无可奈何花落去。

一个瓜,在根部附近最先开出的灿烂,看似占据先机,往往是没有结果的。这与成材的规律不谋而合,鼠目寸光,缺少远大志向和锲而不舍的追求,则难以施展抱负。又似乎和做人处事一样,不作深谋远虑,必有咫尺之忧。

一纸处方,凝聚着拟处方者对患者的深情厚意,也是拟处方者医德和学识的体现。患者如能遇上悬壶济世又医术精湛的大家,真是三生有幸,觅到民间治病秘方,更是额手称庆。

“文革”期间,我从安徽当涂丹阳湖农场回所,面带菜色,精神不佳。老所长招呼我进办公室,询问农场劳动、生活情况,切脉,看舌,和蔼地说,战争年代在农村不时看到瘦弱劳动者,服用几味药食兼备民间土方,颇有起色,不妨如法炮制试服。于是,点燃一支烟,拆开空烟壳展

信札

郎慕中

成了忘年交。还有我与文友的书信往来,很多还从未见过面,可是已成了神交。海洲就是其中之一,他是散文家,上世纪80年代末他是湖南一家文学杂志社主编,我在上海一家文学杂志社任编辑,通过稿件交往之后,我们频频通信。他又是一位旅行家,通过信,和他写的书,我仿佛跟着他的脚步,领略了湖南洞庭帆影,湘江浪花;又如身临其境地来到大西北黄土高原和亘古绵延的历朝皇城,洛阳桥、雪山、戈壁、夜光杯、白兰瓜和维吾尔歌舞,这一切使我神飞万里,如梦游西北。1993年他和

委托房产中介租房。中介公司推荐了几个房客,我和妻都不满意。因为求租者不是用作公司办公,就是几个单身汉合租,妻担心租出去后他们会把房间弄得一塌糊涂。那天中介公司又来电话,说有一对来自台湾地区的小夫妻看中了我们的房。

我们很快在中介公司见了面。那对小夫妻约摸三十五六岁,先生戴着阔边黑框眼镜,文绉绉的,目前在松江某经济开发区搞实业,太太则长得眉清目秀,带着两个小男孩在家里做全职太太。

初次见面印象不错,于是便进入“侃”租金阶段。此时那位先生识相地退居一旁,全由那位太太“说了算”。就见她拿着合约横看竖看,不时地问问那那,特别是在我们房东应该承担的条款方面问得特别仔细……

看得出,这位台湾太太在家里,可绝对是个当家的“一把手”。

我妻子见台湾太太如此较真,脸上不免有点“多云转阴”,用上海话跟中介人员嘀咕:“哪能介疙瘩啦……”

台湾太太闻声圆瞪杏眼,疑惑地看着妻子,

似乎在问:你在说什么呀?不出妻子所料,他们搬进去没多久,台湾太太便给我们来了电话,说厨房的移门拉不动了。妻子说,小区里有维修的地方,你们请他们来修不就得了。那位台湾太太却答道:“胡太太,合约里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?东西非人为弄坏,应该由房东负责修理的!”

得,只有按约办事。我周六一大早就从家里出发,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赶到那里。请修理师傅一瞧,原来只是移门上的两只螺丝松了。回到家一说,妻气不打一处来,忿忿道:“这个女人们门槛贼精,不过就区区5元钱,害得我们疲于奔命……”

太平日子过了约摸一个多月,麻烦又来了。这次是北房间吊灯有几只灯泡不亮了。妻子不耐烦地对台湾太太说:“房间的灯不亮,你请小区物业来修就是了。”这一次,台湾太太回答得干脆:“那好,修理的费用我记着,下次付房租的时候,一并扣除。”

这天晚上,我和妻正在看电视,突然,电话铃响了起来。一看来电显示,又



剪纸藏书票

赵澄冀

处方

王国钦

平,凝思片刻,即在背面拟就处方,端详一会,关照说,方中大枣可请出差山东的同志捎带。

静下心来服用土方,闲暇时阅读从所领导那里借来的《钦定史记》线装本,自觉恢复。约摸过了一个月,老所长又托人捎来一张处方,上书如有起色,请改用此方。

光阴如箭,30多年一晃过去了,老所长已是耄耋之年,我也年逾花甲,偶尔翻到发黄的处方,一股感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。

夫人来上海,我们才第一次见面,大家都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。我更不能忘怀的是,多少年来自己在文学园地上耕耘,关心我的编辑、文友、读者们一封封鼓励、关怀、帮助的信,虽已事过境迁,读着仍像看到自己留下的一个个在前进中拼搏的脚印,激励着我。

一封信可以叙说一个故事,一封信凝聚着一段感人的友情,一封信可以留下一段难忘的绵绵情愫。——如今,科学发达,通讯设备先进了,电话、电子邮件,即使是天涯海角,相隔千山万水,联系也近在咫尺,可是它始终代替不了信这个心灵窗扉的特殊功能。因此,我没有把这两箱信付之一炬,而是分类装订成册,成为家庭中的收藏。

夜光杯

是台湾太太打来的。妻拿起话筒,传来台湾太太柔和的声音:“我儿子顽皮的时候不小心把客厅里的一幅油画弄下来了,掉了一小块颜料,请问我们要赔多少钱?”那幅油画是我花了30元钱从一家小画廊里买的,并不值钱。于是,妻淡淡地说道:“以后注意些就是了,不必赔了。”不承想,台湾太太却说:“这不行,人为损坏物品是要赔的,合约里写得清清楚楚。”妻拗不过她,便说你看着办吧。没有想到的是,那位台湾太太竟然真的跑到福州路买了一幅油画,并请我们到场挂上墙,还有一个劲地向我们致歉。我一看发票,300多元。回家的路上,妻由衷地对我说:“我现在觉得,那位台湾太太其实很可爱!并不在于画的价由30多元变成了300多元,关键在于她是非分明,一切都按规矩办。你看,那房间打理得多干净……”

前不久,台湾太太带着她的两个宝贝儿子乘端午节假日回台北过节。端午节那天,她特地打来电话向我们致以节日的快乐,我和妻子都很感动……

夏建松
自知之明
(清末民初书画家)
昨日迷面:口水仗,笔墨仗
(四字教学用语)
谜底:语文及格(注:别解为“用话语和文字进行格斗”)

顾渚农家乐

春夏之交的五一黄金周,我们亲属旅游团一行15人从上海自驾车来到浙江长兴顾渚村,过起陶渊明式悠闲、自然的田园生活。

到农家乐来,吃是其中之一乐。一桌荤素搭配适当的农家菜,吃得大家胃口大增,尤其是油面筋嵌肉,那鲜美口味似乎平生第一次尝过,个个都要求下顿再来一个。蔬菜新鲜,现摘现炒,而且米饭是用木柴烧的特香。

喝茶聊天又一乐。顾渚是历史上出名的茶乡,当地生产的紫笋茶早在唐代已是名誉天下的贡茶。茶圣陆羽的《茶经》就是在顾渚写成的。好茶要用好水泡。捧一杯用金沙泉水冲泡的紫笋茶(犹如虎跑泡龙井),围在一张方桌旁,闻着飘逸的清香,边啜饮边品尝,边拉家长说世象,海阔天空神聊,不亦乐乎!

自然生态好,更是城里人慕名顾渚游的主要动因。顾渚村位于长兴县水口乡的西北部,三面环山,东临太湖,与苏、皖交界。山上古木参天,绿树森森,山下杜鹃丛丛,吐艳喷香。许多农家乐的屋前宅后有一片竹林。竹园中多有一件有趣的玩物:系在两根竹子中间的网状小床,人躺在里面像婴儿躺在摇篮里,摇啊摇啊,舒服极了!在我们住宿的附近,还有个敞开式的农民公园,居民、游客可以随意进出,每天清晨或傍晚,我总会踏着园内古老的石子路悠悠地散步,看朝阳冉冉东升或夕阳缓缓下山,我会坐在小亭子里的木凳上读几篇唐诗宋词或自由放飞遐想,我会站在山沟边听流泉叮咚、林鸟歌吟……

成天生活在喧嚣、纷扰的都市里,能在如此清新、宁静的大自然怀抱里休闲几天,委实是一种享受。在离开顾渚前,为表达我此行的心情和感受,写了一首打油诗:手捧紫笋茶香液,遥看林木郁葱葱;踏青赏花南山下,悠闲之情胜陶公。

